

冰心

儿童图书奖

获奖作品



萧潇雨的窗外

刘志学◎著



地震出版社
Seismological Press



萧潇雨的窗外

刘藏学◎著

 地震出版社
Seismologic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萧潇雨的窗外 / 刘志学著. —北京: 地震出版社, 2013. 8

(冰心儿童图书奖获奖作品)

ISBN 978-7-5028-4310-6

I. ①萧… II. ①刘… III. ①儿童文学—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 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25762 号

地震版 XM3080

萧潇雨的窗外

刘志学 著

责任编辑: 赵月华

责任校对: 孔景宽 凌 樱

出版发行: 地震出版社

北京民族学院南路9号

邮编: 100081

发行部: 68423031 68467993

传真: 88421706

门市部: 68467991

传真: 68467991

总编室: 68462709 68721982

传真: 68455221

E-mail: seis@mailbox.rol.cn.net

http: //www. dzpress. com. cn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一版 2013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字数: 223 千字

印张: 15

书号: ISBN 978-7-5028-4310-6/I (4998)

定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欠就欠着呗	(1)
大 鞋	(4)
古 砚	(7)
冰棍李	(10)
铁哥们儿	(13)
卖雨伞的姑娘	(17)
那顶斗笠	(20)
肇事者	(23)
恭请光临	(25)
夜很凉	(29)
吻之殇	(32)
WC 之悟	(35)
我其实就是一只老鼠	(39)
红 包	(42)
幻肢疼痛	(45)
抽烟的芹姑娘	(47)
摸风的女孩	(50)
水萝卜棵	(55)
萧潇雨的窗外	(58)
扁担七	(62)
最后的感觉	(65)
程二奶奶	(68)

仇	(71)
路 祭	(73)
俺只想过穷日子	(76)
蜜蜂奶奶	(80)
二 愣	(83)
麻爷镶了一口牙	(87)
迷 路	(90)
花 姑	(93)
路 灯	(96)
没有彩虹	(99)
八菜一汤	(102)
洪水里有一条狗	(105)
俺 姐	(108)
定格的母亲	(112)
二牛奶听蛙	(115)
找县长讨债	(117)
红 枕	(120)
报 复	(124)
谷 苗	(127)
冒 官	(131)
长大了俺都嫁给你	(134)
水 苍	(137)
天 窗	(140)
掌 眼	(143)
游戏而已	(146)
我请她吃羊蝎子	(149)
复 聪	(152)
面 具	(155)

在远方	(158)
敲开你的窗口写诗	(161)
我看着你	(164)
梦 游	(167)
娘亲的影子	(170)
小米的生日	(173)
城市符号	(176)
认知障碍	(179)
洁 癖	(183)
怀念黄毛	(186)
裸 葬	(189)
那年交学费	(193)
再给老师背课文	(196)
三好学生	(199)
父亲的老药箱	(201)
于发卖房	(205)
冰上梅	(208)
老 槐	(211)
美 姑	(214)
穷 殇	(218)
聪明的母狼	(221)
生命都是平等的	(224)
某“星”进山	(227)
需要你活着	(229)

欠就欠着呗

均延是那种说话极随便的人。说话极随便的人也极易欠债。

均延刚调到杂志社不到一个月，就“欠”了叶子一顿饭。叶子是编辑部仅有的一位姑娘，人漂亮得用社长的话说：我们的刊物封面每期都上她的照片读者都不会烦。

均延那张嘴巴整天纵横四海，雄盖古今，于是他就无意中“欠”了叶子一顿饭。

“你早就说请我吃饭，啥时候兑现？”

“均延，你别海吹了，你还欠本小姐一顿饭呢。”

“一顿饭都不兑现，你还算个男人？”

“……”

这类话成了均延每次侃兴正浓时，叶子向他发难的“冷水”，总浇得均延以下的这句话声音低了八度——

“欠就欠着呗。”

均延吹牛有水准，工作也没说的。他没来时这本杂志办得举步维艰，一些人所共识的弊端大家早都心中有数，可就是没人敢在社领导面前提。均延刚来不到半年，就在编务会议上无数次地“击中要害”，弄得社领导很没脾气，只好按他的办。没想到杂志按均延的意见改版后出了几期，反响极大，正好又赶上到来年的征订工作开始之前动的“手术”。因此，发

行部通报了第二年的订数后，社长笑了，笑得很灿烂——发行量飙升了两倍多！

女孩子一般对做了爸爸的男人都比较友好，这回，叶子更是对均延刮目相看了。

为此，社里发给均延 5000 元的“合理化建议奖”。先前均延因刚调来省城，儿子上学、老婆就业、住房吃饭，一大堆事儿弄得他整天在吹牛之余焦头烂额。如今大半年过去，生活安定了，均延又得了这笔“外财”，囊中有物精神旺，再说均延也不是那种“吹”了不算数的人，于是，这下轮到均延捧着叶子说“事儿”了：

“叶子，别整天下眼瞧你哥哥，不就一顿饭么？兑现！”

“地方随你点，今天我非请你一顿不可。”

“男子汉大丈夫岂能说了不算？欠你这顿饭，我请定了！”

.....

均延追着叶子“还”债，叶子却吊起了他的胃口，每次都笑眯眯地说——

“欠就欠着呗。”

几乎每天工作之余两人都有同样的谈话内容，渐渐地，均延坐不住了，向叶子说了无数回的“欠饭还请，天经地义”不见奏效之后，便发动编辑部的同仁当说客，动员叶子“配合”他履行诺言。编辑部的男同胞们本来就对叶子平时在均延面前低眉顺眼的温柔酸溜溜的，这回纷纷一脸坏笑地要求：做工作可以，请客！

均延便请客。

均延的 5000 元奖金快请完了，也没请到叶子——男同仁们头天晚上吃了请，第二天全害健忘症。叶子在每天替均延擦桌子、沏茶水之余，依旧是那句话——

“欠就欠着呗。”

两三个月过去了，均延被这事儿闹得有点儿食不甘味、夜不安寝了。这天，他找到社长，像当初提“合理化建议”那样，把他的苦衷倒了个一

干二净，末了，要求社长对叶子下达一项工作任务：配合均延兑现诺言！

社长神情专注地听完之后，“扑哧”一笑说：“我以为啥大不了的事儿呢，不就一句戏言嘛。好好好！我这就给叶子说。”

均延临出门，社长又漫不经心地说：“老弟，你追着一个女孩子请吃饭，可得注意影响哟！”

刚刚松了一口气儿的均延听了这话心里一紧。

社长下了指示，叶子只得从命。当天晚上，均延如愿以偿。

然而，那顿饭均延吃得特没滋味。第二天，叶子头一回没给他擦桌子、沏茶水……

大 鞋

老 K 和小 P 供职一家合资公司，两人一直是相处融洽的同事。

一次搓麻将，小 P 的手气特臭，老 K 的手气却特好。于是，一宿下来，小 P 山穷水尽，而老 K 却战果辉煌，最难堪的是临散摊儿，小 P 因还不上老 K 的 30 元赌债而被逼着学了三声驴叫。小 P 对此耿耿于怀，发誓要报这“胯下之辱”。

小 P 赌场失意，官场却得意，不久即被提升为办公室主任，于是，老 K 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了。

海外发来了集装箱，小 P 立即吩咐：“老 K，你跑一趟海关。”

老 K 乐呵呵地去了，临办手续才想起忘了带公章。打电话到公司，小 P 在那头呵斥：“操的什么心？没人给你送，自己过来取吧！”他忙不迭地折回公司，小 P 却不知去向。没有办公室主任的用印签字，他就绝不可能把公章带出公司，当然也就办不成事。拖了两天，小 P 训斥老 K：“简直是头猪，这点儿小事都办不成！”老 K 照旧乐呵呵地东颠西跑，似乎小 P 训的是他坐的那张椅子而不是他老 K。

公司要与老外吃官司，小 P 照旧把这根难啃的骨头扔给老 K。老 K 二话没说，请律师、理材料，一头扎了进去，硬是把玄乎八分要打输的官司给翻了个儿。于是，公司险些要白白损失掉的一大笔外汇竟让他一个人给保住了，连老外都伸出毛茸茸的大拇指连呼：“OK！佩服！”

公司里谁都明白小 P 在给老 K 穿“小鞋”。可老 K 却像浑然不知，依然固我，照旧整天乐呵呵的。董事长却在一次中层干部工作会议上突然宣布老 K 荣任总经理助理。

老 K 连连推辞：“不不！我……实在不能胜任，还是……”

没等老 K 说完，董事长就掷地有声：“我看准的人不会走眼儿，就这样定了。明天你随总经理飞海口！”

飞海口？小 P 心里乐了：这小子有好果子吃啦！海口的分公司刚组建，人生地疏，总经理野心勃勃却志大才疏，看你小子还乐得起来？

于是，在公司与海口的业务流程中，小 P 照例又给老 K 奉送了几双“小鞋”，让他忙了个焦头烂额，在电话里却幸灾乐祸：“咋样？助理先生，海口美女如云，潇洒吧？”

电话那头，老 K 依然乐呵呵的：“凑合能过……”

三个月后，董事长宣布：鉴于老 K 在海口分公司的组建当中业绩卓著，经考察具备一个总经理的领导能力，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由老 K 接任总经理！

还没等小 P 回过神儿来，一张盖着公司大印的老 K 的聘任书，就发到了他手上。

公司上下的人都思忖：这回轮到老 K 给小 P 穿“小鞋”了。

谁知，老 K 上任后，在第一次总经理办公会议上就把小 P 大大地夸奖了一番，说他年轻有为，在具体工作的管理方面能力非凡、出类拔萃云云；乐呵呵地叮嘱小 P 在干好本职工作之外，兼负责公司的人事管理及年终决算分红；并且以后诸如公司的车辆调配、办公用品的发放，等等，无小 P 签字批准，均不得办理。

公司上下的人们都感到新的总经理真是大仁大量、高风亮节。小 P 以前对老 K 的那套“小鞋”做法，简直是瞎了狗眼！

私下里，老 K 又把小 P 请进了一家酒店。吃饭时，老 K 拍着小 P 的肩头说：“老弟，我如今是鸭子上架啦。咱哥儿俩可是几年的同事加朋友，你可得帮我一把哟！”小 P 本来一喝酒脸就发红，听了这话简直变成了猪

肝。他抹着眼泪说：“我以前真×××吃错了药。老兄宰相肚里跑骆驼，不忌恨我给你穿的‘小鞋’，小弟就……”老K一挥手：“哪里话？我可没认为你以前是在跟我过不去。来来来，喝酒喝酒，不提这些，不提这些……”

自此以后，小P鞍前马后，披星戴月，玩儿命地干，使得本来就患了肝炎的身子骨两个多月下来瘦掉了十几斤。

老K见了小P照旧乐呵呵的，每次开会都盛赞小P业绩优异，能力非凡；公司缺他老K可，无小P则大厦将倾！又号召全公司的人都以小P为楷模，学习他的敬业精神，并报请董事会同意，提升他为副总经理，还发了1万元奖金。小P感激涕零，士为知己者死，他工作起来，简直变成了一台疯狂的机器。渐渐地，他的脸色发乌了，嘴唇也黑青黑青的，瘦骨伶仃的四肢撑起了一个挺得像身怀六甲的大肚子。

终于，在春暖花开的芬芳里，小P躺到了医院的病床上。医生扒下白惨惨的大口罩对前去探视的人说：“怎么搞的？人都成这样了才来治，劳累过度，又没及时治疗，致使病情延误得……”

全公司的人都落了泪！

小P的追悼会上，总经理老K涕泪齐流地致完悼词，驱车就赶回了家里，屁股没挨沙发就冲老婆喊：“快快，炒几个菜，我要痛痛快快地喝！”

老K老婆一甩手：“吃午饭早着呢，猴急个啥？”

老K咬牙切齿地从嘴里挤出一句话：“嘿嘿！今儿个我高兴……”

古 砚

丁一未届而立，其书学造诣已在古城闻名遐迩。

在书协举办的“黄河风”书法大赛获奖作品展览会上，一位须发皆白、仙风道骨的老者初见丁一的作品，便目光一亮，连呼：“妙，妙啊！运笔老辣、结体险奇，章法出神入化，韵味古朴中透着玲珑、老拙中含着奇趣啊。”当他得知作者是一位年轻人时，连说：“后生可畏，后生可畏！”

老者惊喜之余，便拉着丁一的手切磋书艺。丁一也觉得眼前这位老先生虽说眼生，但一定是书学前辈，因此毕恭毕敬。

当老者听说丁一至今仍用砚台磨墨时，大为惊奇。眼下，人们的时间观念越来越强，谁还去慢腾腾地磨墨？眼前这位年轻人能承袭古风，无视现成的“一得阁”墨汁之类，肯定悟出了书家高雅情趣之所在，或对墨色的枯润浓淡极为考究。老者觉得他也肯定有不俗的文房四宝，当即便请求丁一带他去府上拜访。

丁一不好推辞，只好把老者领到家里。老者观赏了他的笔、墨、纸，并没有多说什么，当他顺手拿起丁一常用的那方沾满陈墨、通体墨乌的砚台时，忽然一怔，眼睛里立刻射出一种奇异的光彩来。他双手微微颤抖着，表情由惊异渐呈激动，快步走到阳台上，借着室外的光线翻来覆去看了很久，结结巴巴地问：

“小伙子，这……这方砚是哪儿来的？”

“家父留下来的。”

“他没有对你说过什么吗？”

“唔……”

“令尊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能拜访拜访他吗？”

“这个……他是大学的美术教授。我没出生时，他已经……跳楼去世了。”

“哦，对不起，对不起。哪一年……”

“六七年。母亲说，他不肯承认自己画的墨竹是‘大毒草’。”

“哦……唉——”老者叹了一口气，接着说，“宝砚哪，宝砚！稀世珍宝！”老者小心翼翼地把砚台捧在手里，继续说，“你的字之所以那么古朴、拙巧、险奇，除了你苦练的功底之外，应该也与此砚有关。”接着，老者把砚台轻轻地放在案子上，手拂长须叹道：“我平生所藏，不及此砚。你这方砚是历史上有名的‘黄河澄泥砚’，是用黄河壶口下游极细的红泥，经挑选、水漂、制坯后，烧制而成。此砚磨出来的墨，不滞不枯、细腻润滑、手感绝妙；更可贵的是，剩墨存放在澄泥砚里，即使在三伏天，也不枯干，不发臭，非一般的石砚可比啊！据说，书圣王羲之的《兰亭序》，即是用此种砚台研出来的墨书成。没有‘澄泥砚’，哪来那千古不朽的‘天下第一行书’？可惜啊，这种制砚工艺，元朝之前就失传了。因此，‘澄泥砚’也就传世极少。我活了快一辈子了，连乾隆皇帝的御用‘端砚’都有收藏，苦苦寻求，就是无福见到‘澄泥砚’，想不到今天在这儿得尝夙愿，我不枉此生啦！”

丁一听呆了。他做梦都想不到自己经常拎来拎去、磕磕碰碰，用了这么多年的砚台，竟是一件稀世珍宝。它委屈了不知多少个春秋，今天才遇到识宝之人。激动之余，他忙把那方沾满污迹的古砚拿到洗手间，反反复复、一丝不苟地冲洗得一千二净。

老者提出愿以平生所藏的古玩字画换这一方宝砚，丁一唯唯喏喏。老者看出丁一的心思之后说：“君子不夺人所爱，我无此洪福。你要仔细珍藏，好好待它……我以后只要能走得动，会常来看它。今晚如方便的

话……小伙子，能不能答应我陪它一夜？”

丁一甩着手上的水珠说：“老前辈，当然可以了。不是您慧眼识宝，我哪会知道它的珍贵呢？”接着就找出一块新毛巾反复擦拭古砚上的浮水，但怎么擦都好像有一层水汽罩在上面。老者说：“这就是‘澄泥砚’的珍贵之处，这水汽，你放多久也不会干！”

丁一听了这话，把古砚放进了新买来的微波炉里，想烤干上面的水汽。谁料刚按下电源开关没多大一会儿，古砚“啪”地炸成了碎片儿！

老者和丁一都惊呆了。

良久，老者的眼睛里淌出了两行清泪，疯了似的打开微波炉门，颤抖着双手捧出了古砚碎片儿。碎片儿灼得他的手掌直冒青烟，老者浑然不觉，嘴唇哆嗦了半天，长啸一声：“爱之，害之啊——”一口鲜血喷溅在古砚的碎片儿上，栽倒在丁一面前！

丁一慌忙哭喊着去扶老者，喊了几声他才想起，他还不知道老者的姓名……

冰棍李

家属院的大门外是一条繁华的大街，谁也没留意大门左侧的人行道上什么时候有了一个冷饮摊儿。看摊儿的是位六十多岁的老汉，后来邻居们才知道他姓李。

不知是谁给老汉起了个绰号，叫冰棍李。

冰棍李夏天卖雪糕、冰棍儿，冬天卖热茶、咸鸡蛋，天天守在他的小摊后面，有人来了就做生意，没有人了就眯着眼打盹儿。

冰棍李极少和人打交道，连“废话王”老王也和他搭不上话儿。据说有一回废话王拿了一副象棋找冰棍李要求对弈，冰棍李头也没抬，眯着的双眼睁都没睁，就硬邦邦地扔出两个字：“不会！”弄得废话王一句废话也没有了。

消息特别灵通的废话王虽经过了多方侦察，也仅仅知道这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怪老头是家属院四号楼三层东户的小李的老爹。小李两口子出国深造了，冰棍李退了休没事儿干，就来替他们看房子。

冷饮摊儿摆了两三年，家属院的邻居们对冰棍李的了解也仅至于此。

又是一个炎热的盛夏。

废话王的儿子国庆节要结婚。废话王不知道在亲朋邻友中说了多少废话，这才凑够了那套两室一厅的“安居工程”所差的8万块钱。废话王拎了装钱的小皮包去交房款，下了楼就觉得像跳进了蒸笼里。

废话王在路边上等车，顺便从冰棍李的摊儿上买了一瓶冰冻的“非常可乐”，呷了一口后，顿觉从头爽到了脚。这阵凉爽使嘴巴极少闲着的废话王又找到了“灵感”——

“老克（林顿）这会儿心里恐怕比这冰冻的饮料都凉，一个‘拉链门’就整得他这个大总统灰头灰脸的，啧啧……”

路边还有好几位等车的，废话王这些话不知是说给谁听的。他越侃越来劲儿，从克林顿侃到叶利钦，从东南亚经济危机扯到瓜农卖瓜难……直说得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手舞足蹈、得意忘形……

等车的那拨儿人一个个听得如痴如醉，冰棍李却依旧眯着双眼打他的盹儿。

突然，口若悬河的废话王嘴上卡了壳：“包！我的妈呀……我的包呢？！”

废话王刚才侃得云山雾罩的当儿，鬼才知道他腋窝里夹着的那个装着8万元房款的小皮包和那瓶刚喝了一半儿的“非常可乐”，啥时候不翼而飞了！

看热闹的人呈U型把他和冰棍李的冷饮摊围到了中央，冰棍李也睁开了那双总是眯着的眼睛，目光忽然箭一样对着废话王和那圈儿人一一射过去。

“我的妈哎！这可要了我的老命啦……”废话王的废话还没说完，冰棍李便塞给他一瓶矿泉水说：“来，先别急，喝口水，喝口水。咦？！刚才我放这儿的那瓶‘非常可乐’呢？”

“我刚喝了一半儿，就连那包一块儿不见了。”废话王一仰脖，半瓶矿泉水下了肚。

“坏了坏了，这些天家里闹老鼠，那是我刚配好的灭鼠药，你喝了？！”冰棍李一把拽住废话王，一脸惊恐地问。

“啊？！我喝了小半瓶呀！”废话王的腿有点儿软了。

“天！这不要了你的老命啦？那是我自个儿配的毒鼠药，只有我有法儿解毒，但是得先洗胃。快！谁去给120打个电话，赶紧救人呐……”冰